



獨家專訪

在導演畢贛的家鄉貴州，有一顆直徑500米的「天眼」，不分晝夜望着天空，渴望接收到來自遙遠宇宙的信號。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單口徑射電望遠鏡，自2016年建成後，發現的脈衝星已突破1000顆……這份對未知時空的執着叩問，與畢贛導演的創作理念有着異曲同工之妙。正當記者循着這份「時空探索」的共鳴，期待與畢贛對話時，這位帶着質樸及氣質的年輕導演走入視野。「我今天是提前一個小時出發，步行5公里過來的。」一見面，便用他慣常的平靜，打開了今天專訪的話頭。他執導的電影《狂野時代》正在全國公映，「看不懂」和「經典必看」兩種極為相左的評論，也同步在社交媒體上被熱烈討論。他說：「一個健全的市場，需要容得下不同類型的電影。」

●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

把華語電影看作一間書店

畢贛： 在《狂野時代》享受電影寓言



●《狂野時代》導演畢贛。
胡若璋攝

共同討論藝術是最快樂的事情

特寫 畢贛的電影從一開始，就面向全球觀眾，在全球電影創作都漸入瓶頸期的當下，華語電影也在暗暗期待自己的新生代大師人物。

互聯網上流傳着李安搭肩畢贛傾談的照片，觀眾似乎看到了賞識後輩的清澈情感。李安、賈樟柯的欣賞，也讓這位年輕的導演有了創造更多傳奇的可能，而導演本人則更願意把自己看到的世界電影比作一家書店。

「想像一下，這家書店裏有一本中文寫就的、非常意識流的書，來自不同地方的書友們圍着它，共同討論藝術本身——這對我來說，是最快樂的事情。」

書店裏來來往往的人，帶着各自土地上的主題，帶着對世界命題的思考，也帶着對未來的困惑與期許。在談到自己所處的華語電影時，畢贛從世界的聲音看回來，認為我們早該過了需要證明自己的階段。就像年初的《哪吒》，它不是為了向誰證明它的好，它自然地走出國門，在北美市場也收穫了不錯的票房與觀眾緣。說到這種「走出去」的底氣，畢贛覺得，不是要證明自己有多厲害，而是本土文化是什麼樣子，我們就讓它自然綻放出來。

「讓它在對應的市場裏，發揮應有的價值，這就夠了。」而其他的偶遇或發酵，則留待一些幸運和有趣的事情發生。比如，近期他吃過一頓最快樂的飯，就是在法國。和畢贛合作許久的法國製片人，近幾年做得特別出色，已經晉陞為世界一流的製片人。上次見面，製片人朋友特別興奮地要給畢贛看一樣東西。「按照我的潛意識，看看他的成功，以為他入了什麼珍貴藏品。」結果他興沖地拉着畢贛說：「我買了一家影院。」

「那一刻我覺得他特別可愛。明明已經是『大製片人』，行為卻像個得到心愛玩具的小孩。」不只是製片人，他的整個團隊後來見到畢贛，每個人都忍不住說給他聽：「你知道我們買影院了嗎？你知道影院開業第一天要放什麼電影嗎？你能不能來幫我們策劃……」

「那天之後的那頓飯，我吃得特別開心，好久沒有過那樣的感覺了。」畢贛覺得那一刻他彷彿看到了自己電影裏那些執着的「迷魂者」。他們的渴求，從來都如此純真。

▲電影以近未來為背景，描繪一個人類已然「不再做夢」的世界。



其實，9年前的夏天，記者曾經與畢贛導演有過一次面對面的訪問。那是2016年的7月，他帶着電影《路邊野餐》，在廣州舉辦了一場特別的首映，觀眾戴着藍牙耳機，邊看電影，邊聽導演現場解說。彼時也在現場的記者，提及那次觀影經歷，畢贛說：「那時大家都是首次嘗試推動藝術電影走向市場，宣發人員想了很多辦法搭建觀影路徑。」

而眼下，正在院線上映的《狂野時代》，以藝術電影的明確分類，再一次因為迥異的觀眾反響攀上了熱搜榜。不同於《路邊野餐》場景設定在貴州凱里，《狂野時代》構建了一個人類已經不再做夢的世界，易烊千璽飾演的「迷魂者」依然整日沉迷於夢的幻覺中。觀眾和媒體被片中極具想像力的表達所折服，但燒腦的劇情演進，也讓一些觀眾陷入不解。當記者拋出這個問題，導演覺得這反應很正常。

拍《狂野時代》恍如建造一座房子

「我拍電影的本意，絕不是為了出一張考卷，更何況我本身就是個厭惡考試的人。」在他看來，《狂野時代》的創作如同建造一座房子：「這座房子確實特別，但你不能否認它很美。為此，我們在結構、材料上傾注了大量心血，也相信會有人願意花3個小時走進來，完成一次人生中的獨特體驗。」面對網友們觀影之後的激烈討論，他回應說：「大家在還沒有走進房子之前，先被外部的定義所影響，從而沖淡了自身真正的感受。」

「真正值得追問的或許是感受，而並非看不看得懂。就像現在，我們之所以心平氣和地面對面做交流，是因為我們彼此不同，才有溝通的意義。」畢贛說：「一個健全的市場，能容得下不同類型電影共存。」

「我熱愛拍電影，因為我認同當下拍電影的價值觀，也認為對這個世界的認知應具備探索性。」畢贛說，電影帶給他最寶貴的經驗，是人與人之間可以截然不同，但依然能夠相互溝通，「人類一路就是如此發展而來的。」

導演置身複雜卻抱以理解的秉性，早在十三四歲時，便已顯露痕跡。在家鄉貴州凱里那家名為「西南風」的書店，文學比電影更早地與他撞了個滿懷。

有詩意的導演 讓影迷嗅到文學芬芳

「書店帶給我的最大價值，在於守護着我對文學

的深入探索。」也正因如此，他的電影總能讓影迷嗅到難得的文學芬芳，「有詩意的導演」的評價即是來自於此。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，他就清晰地知道，向內發掘，不僅能呵護自己的精神空間，也能更清晰地知道自己想要什麼、想要做什麼。他的微信朋友圈已關閉十年，也少流連網絡。「我慶幸自己早早退出了一些盛大或繁瑣的場面。」

業界有言，一個導演需要至少3部影片才能走向成熟。從2015年的《路邊野餐》到2018年的《地球最後的夜晚》，再到《狂野時代》，畢贛坦言，觀照內心，過去7年最大的變化是「過了那個勁兒」——不再去想證明自己。「我不太在意自己是什麼模樣，更希望大家能真正回歸到電影本身，而不是關於我個人的討論。」作為創作者，他發覺得，要持續投入精力創作，將作品置於時代坐標之中，既需要力氣，也需要自我保護。

與《狂野時代》被業界視作致敬電影百年的藝術表達相比，畢贛說他更希望《狂野時代》能帶給大家的感受是加粗的感嘆號，「至少能激起大家心中最強烈的情感。」

「迷魂者」概念是對電影交互的期待

在短劇產值超越電影市場、文本閱讀淪為小眾的當下，記者好奇電影是否會像他喜歡的文學那樣，成為鮮有人走過的狹窄小徑。畢贛沒有回答，卻拋出了另外一個問題：「我們說的文學究竟是什麼？」不等記者回答，他接着說：「文學並非單純的文字載體，而是『一個時代對某種人類道德價值觀、人的複雜性的集體共同認同』。」電影，曾承擔過文學一半的功能，只是如今這份功能正逐漸弱化。

那當集體文化共識日漸式微，電影還剩下什麼？

「我不知道。」畢贛的回答直白簡潔。他說唯一確信的，是《狂野時代》中「迷魂者」概念的提出，是他對電影交互的真誠期待。

●舒淇飾演的「大她者」是打開「迷魂者」故事的鑰匙。



●趙又廷獲特邀主演長官一角。

用一種藝術思維探尋城市

花絮

當年踏足香港拿獎，畢贛至今記得那種難以言喻的熱鬧——不是異鄉客登門做客的生分，反倒像自己在田間種出一筐橘子，本沒打算按市價叫賣，卻突然圍攏來許多人，眼裏帶着真切的熱絡。

「他們不是為了買橘子本身，更像是想藉着吃橘子的功夫，坐下來聊聊天。」在香港，那種電影人之間自然流露的親近，像一種嵌入在日常的生活方式。

「不知道這樣的氛圍現在還有沒有？畢竟上一次去香港是7年前了。」言語之間的不確定，並不影響香港帶給畢贛的那種親切感覺。

港產片對內地上世紀八十年代生長的電影人，其影響的滲透處，各有生輝。在一些出差到訪的城市，畢贛很少有走入哪部電

影面的感覺。「無論香港、台灣，還是巴黎、紐約。那些電影裏的城市空間，很多電影都已經完成得很好了。」畢贛解釋說，「電影工作本就是將現實空間精神化、藝術化的一個過程，所以對城市的探尋或者理解，一直帶着一種藝術思維在看，而不是遊客思維。」

於他而言，那些曾在香港、台灣或者巴黎電影裏流淌的街巷、光影與情緒，也早已在自己的創作中完成了精神層面的對話。生活、工作出行中，他更願意待在酒店不出門。

●導演畢贛（中）攜同易烊千璽、舒淇早前出席第七十八屆康城影展。